

端葉山房叢鈔

4曾
595
31

三十一



門 1 4
號
卷

光緒戊寅年刊

墨乘

蕉華館藏板

敘

歸葉山房叢鈔第六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言之不朽與德功並
抑奚分乎窮達顯晦哉達而在上名顯則言因
之而顯窮而在下名晦則言亦因之而晦顧顯
於今者未必其顯於後也晦於始者未必其晦
於終也古今來大手筆一代不過數人人不必
皆登廊廟而驚名之士沉埋簿書荒廢筆墨役
役於富貴之場問其何德何功人皆匿笑之而
不為怪夫豈若跼伏里巷者猶得以言警世耶



吾友叔平固長於立言者也蘭苕館撰述宏富
堪繼龍眠諸先輩之後乃佗僚無聊抱璞屢剛
備書至老捧檄未能因慨然舉平日所記載以
備勸徵者彙爲一編署曰里乘丐敘於予將付
之梓予維叔平才優學博不獨工有韻之文其
帖括力宗先正尤足挽回風氣爲士林模範脫
令致身通顯達而在上度必大有所建白爲桑
梓光何天厄其遇而使之偃蹇半生俾以著書
立說消磨歲月焉將見此編出而人之流覽者

凜然於福善禍淫之理曉然於惠迪從逆之機
以口舌代木鐸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淺鮮則雖
小說家言作董狐觀可也嗚呼叔平傳已
光緒丁丑九月旣望定遠子箴方濬頤撰

里乘卷一目次

張相國祖

林妃雪

一文錢

方老宮保

奎星滅鬼

里乘卷一
林政雲
一交途
大梁宮殿
奎星湖泉
里乘卷一 目六

里乘卷一

桐城 許奉恩 叔平

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
卽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
熾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
至謂爲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
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殤封翁悲慟
綦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

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
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予小子識之不
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
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寅言始畧知其大概先
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
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園種菜忽
見窖藏白鏹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
見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
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

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
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
遵公治命發圃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
願出窖救荒令固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
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鏹百萬盡以賑饑
所活無算事竣將爲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
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
磔之屬大如杏實纍纍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
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 國初定鼎文端

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科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爲各色頂戴也

里乘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校官毘陵趙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某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著一小筐亦盛如杏實各物問此爲何曰此送趙校官者也未幾其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林妃雪

熊生瑞縹字凡菴姑蘇太湖廳人性倜儻容止甚都讀書鄧尉山中冬夜漏二下霜月滿天清輝皎潔顧而樂之徘徊忘寐忽聞管絃聲抑揚盈耳若遠若近信步跡之數武見深林中樓臺宵靄氣象莊嚴石獸當門雙扉未閤堂皇燈燭輝煌人影幢幢往來蹀躞潛躡足次且入內伏窗竊窺一美人宮裝上坐年可三十許右側坐一美人齒亦相等着淡黃綃衫手彈箜篌聯肩

坐一美人年二十以來着葱綠水雲之裙兩腕
約金玉條脫手擲玉苗對坐一美人衣絳綃帔
年可十七八髻邊貼翠鈿輕拍牙板疾徐中節
其餘滿堂姝麗年皆二十上下列坐傾聽所衣
各色不同類皆輕綃軟縠更無一人着羔狐者
竊怪時方苦寒何不畏冷少選曲終上坐美人
贊曰南昌夫人古調獨彈一洗箏琶俗響我輩
何幸聞所未聞黃衫美人謙曰三日不彈手生
荆棘蒙賢妃謬贊更覺可羞東坐一美人着藕

色五銖之衣者笑曰夫人曲終奏雅毫髮無憾
惟羅夫人笛聲入破稍滯半板賴貴主心靈腕
妙巧爲偷聲不然幾難合拍意者心念羊生神
移手盪耶上坐者笑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似
此吹毛索瘢得勿令夫人齒冷着葱綠者嘆曰
妾當日偶念羊生尙有仙骨不惜以一粒金丹
度其出世固無他事一經慧業文人嘵嘵饒舌
遂不覺輕薄殆盡矣西坐一衣青綃鞋者笑曰
姊姊與羊生一段因緣尙屬形跡可疑尤可笑

者趙師雄小子偶然醉寐夢中便妄生幻想若
非翠羽喚醒又要造出幾許黑白矣東坐一衣
紫羅襦者微笑曰師雄僅託於夢猶不敢公然
唐突惟有老逋無賴判將一種清寒骨老氣橫
秋硬呼我輩作妻不尤令人噴飯耶滿堂大笑
上坐者曰卿等亦不必過於惡謔我輩伏處山
林亦全賴好事才人品題渲染聊爲林下生色
况神仙眷屬自古儘多固無足怪但今夕快聆
妙緒閨閣情形未免畢露倘屬垣有耳不又傳

爲談柄耶乃命侍兒出問戶卽有麗婢三五輩
持燭聯袂出瞥見生驚呼有賊內問何在羣婢
前推後挽將生擁踞堂下上坐叱問何處狂生
夤夜偷覷人家內相罪該萬死復有何說生幸
近羣美白質死得其所因從容自陳邦族叩稱
實係誤犯罪知不赦但求賜死着淡黃衫者叱
曰旣係秀才定知守禮論汝罪在不赦姑念書
生無知賢妃愛才汝如能擬庾子山詠畫屏風
詩第一首稱妃旨我輩當爲緩頰生不假思索

卽次元韻口占以應曰仙境四時春梅花堪結
鄰顧影祇自賞素笑豈無人綠萼鏡中髻紅英
醉後唇碧天霜月淨輝映增精神羣美同聲贊
其敏捷且謂子山此詩卽唐人五律之祖和詩
雅近初唐足以贖罪上坐者笑曰始以君爲風
狂兒不謂竟是風雅士休怪孟浪乃命生起賜
坐生三讓然後就坐上坐者曰旣遇嘉客不可
無酒乃命設三席獨坐生於東席中西兩席羣
美環坐生嘿數共十有五人徧添松明照耀如

晝頃刻水陸雜陳凡龍肝麟脯冰桃火棗之屬
畢具行酒侍兒靡不佳妙惟肴酒皆冷酒入口
寒沁齒牙而甘芳異常下咽頓覺肺腑清涼肢
體舒泰生量素宏連飛十數觥眾賞其豪上坐
者命各拈經史中梅字流觴禁用唐以後詩詞
生屢犯令受罰又問古以梅爲氏者誰先或曰
梅宛陵或曰梅福或曰梅銷生謂殷大夫梅柏
諫紂炮烙死當以此爲最先眾謂稗官不足信
應倍罰生爭見路史眾謂杜撰因滿引一大斗

卷一
促立飲生不得已一飲而罄眾益豪之約輪流
把琰接坐一女郎着淡白綃衫年可十五六齒
最稚時已微醺笑靨雙渦目波剪水色尤嬌豔
最後把琰生故辭讓久之接琰陰指其掌女郎
一笑琰墮地砰然有聲四座大譁謂應罰十爵
生避席曰鯁生幸叨寵遇得預盛筵不覺飲已
逾量倘再貪杯必致失儀敢辭眾不許上坐命
再進三爵而後罷席生如命飲訖上坐者謂生
曰妾自膺寶勅管領花魁伏處山林久與塵世

疎隔不虞君忽涉玉趾良非偶然因指白衫女
郎謂是兒與君固有夙緣今夕良辰合當遣奉
裳衣君其無辭生喜出非望倉猝莫知所對唯
唯而已尋命侍兒撤燭送兩人歸寢羣美各亦
告退侍兒導生至東院一月洞門門內白石嵌
地其平如掌厯階而升循廊左轉有屋十餘椽
楣上榜暖香精舍四字複室曲房連牖窳室
內圖書滿架鼎彝羅列絕無俗玩而青廬中牀
奩衾枕壹皆新製一似咄嗟猝辦者几上燒樺

燭如臂壁懸吳道子所畫嫦娥竊藥圖兩榜懸
楊少師行楷一聯云綠水鴛鴦芙蓉池沼青春
鸚鵡楊柳樓臺旁設楊妃榻有圍屏十二幅前
十幅係邊鸞所畫梅花末兩幅係花蕊夫人楷
書宋廣平梅花賦時雖嚴冬滿室盎然有春氣
侍兒拽扉既去生叩女郎姓名自言妃雪林氏
小字皚蕾問上坐美人爲誰答爲江妃采蘋彈
箜篌者乃神仙尉之夫人卽嚴陵外姑也倚笛
者萼綠華拍板者壽陽公主其他一一稱述生

聽村雞已鳴因趣就寢相將入幃備極嫵婉覺
一種奇香出自女郎肌膚汗氣微帶酒醺異常
撲鼻因問頃所飲酒是何麴釀如此甘芳妃雪
笑曰君真俗物此酒乃采百花之精以甘露醞
釀而成上者爲沆精次者爲漚髓頃所飲者尙
是次等君若飲沆精更不知顛倒何若也生不
禁稱羨歎曰安得一嘗沆精願斯足矣妃雪笑
曰君休妄想沆精惟真仙可飲俗人飲之反傷
臟腑爲害不淺生聞而大驚固疑妃雪非人爲

愛其美又以其語言和婉似非禍已者遂亦不
畏因問卿所言江妃諸人去今千百餘年何得
尚在曰江妃本黃姑之妹上帝念其平日無過
且素愛梅謫滿後乃命司掌梅花若妾等則各
有所司要皆歸其管領以與君前世有緣故蒙
賜速好生笑曰信如卿言是亦仙子無疑小生
幸近薌澤樂而忘死倘不及時細意領畧恐有
日分離悔之無及遂捧其頰而逐逐嗅之妃雪
低笑曰狂生囉唆矣晨起同往朝江妃妃謂生

曰林妹妙齡慧質妾所珍愛今既遺事君子可
在此小住俟梅花盛開當召客爲賀生嘗闔室
內藏書各帙皆有牙簽編誌甲乙書名多目所
未睹內有百函小篆署天地心三字偶披覽之
皆備載古今梅花故實并歷代詩詞歌賦卷末
以高青邱詩終方循玩間妃雪適至問古人言
梅如鹽梅標梅皆只言實而不言花以梅花人
詩始自何人生曰卿忘耶前小生所擬庾子山
詩卽詠梅花之始妃雪笑曰卿休矣子山以前

卷一
不已有陸凱鮑照耶生辨曰不然詠梅花要以
葩經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爲始所謂卉者卽花
是也妃雪笑曰君如遇觴政又當受罰如以卉
爲花則栗花固未見嘉也相與拊掌生暇從妃
雪遊見屋之四圍縱橫數里盡是梅樹不下數
萬株蓓蕾繁密每低徊其下盼其速放瞬近上
元開者漸多各色繽紛迷離眩目直如萬頃晴
霞詰旦傳江妃命召客妃雪晨起濃妝戒生勿
出日晡喧言客至妃雪攜生登後一小樓窗皆

嵌以五色頗黎生倚窗遙窺則見美人數輩從
天而降有騎龍者有騎虎者有騎鸞鳳鸕鶴者
有乘異禽奇獸類多不識末一人騎五色蝴蝶
翅如車輪栩栩可愛其衣裳釵舄迴與世別妃
雪密告生以羣仙之名騎龍者上元夫人騎虎
者吳綵鸞騎蝶者羅浮君其餘董雙成范成君
許飛瓊紀離容李慶孫郭密香段安香婉凌華
石公子王子登杜蘭香麻姑毛女嫦娥織女女
几弄玉碧霞君雲和夫人等不可勝紀江妃率

眾相迎上元夫人問林婢何匿不出見客豈貪
戀新郎寸刻不捨耶生聞之急推妃雪出羅浮
君見之攜手先言曰林妃出落風流天然可愛
腹中已有俗種猶覩覩喬妝處子何爲妃雪面
發赤一一稽首問訊上元夫人謂今夕元夜我
輩當趁良宵嘉會爲林婢添妝上鬟僉應曰諾
江妃肅客升堂肆筵設席八音迭奏主客盡懽
薄暮江妃命樹間悉懸燈燭作卜夜之遊俄而
皓月漸升羣仙屐屨遊戲花間月影燈輝花光

人面互相照映愈覺精神未幾蟾魄西斜羣仙
始各興辭翩翩花杪緩緩凌空而去妃雪招生
下樓生視羣仙已爲上鬟較前更增斌媚妃雪
臚列羣仙所賜木難火齊琅玕珊瑚等物皆世
罕有亡何落英蓋地密葉成陰生撫時感物淒
然有故鄉之思妃雪已知之謂君欲歸乎生曰
誠如卿言故土可懷新人難捨奈何妃雪嘆曰
人生悲歡離合自有定數如不令秋扇見捐又
何愁破鏡不合正無須瑣瑣作兒女子態也越

日卽白江妃爲生祖饒羣美畢集江妃自倚玉
笛命妃雪歌梅花落曲以送生行妃雪低鬟歛
容曼音歌曰昨日梅花開今日梅花落明知花
落時何不早行樂樂樂送君懶勸白玉杓初
闕甫畢舉座相視皆有離別可憐之色又命再
歌後闕妃雪以綃帕拭目衿袵再歌曰今日梅
花落後日梅花開花開厭孤賞盼君早歸來來
來來待君滿引黃金杯歌畢眾皆稱妙謂後會
有期此歌定徵佳讖足以破涕爲笑生起作別

江妃賜明珠四雙南昌夫人以次各有所餽妃
雪又取前羣仙所賜并自脫金釵珠珥等物以
錦帕裹好納生懷內招元鶴一隻與生並坐自
送生行囑閉目勿視但聞鶴起空中耳畔風聲
習習約一炊許妃雪呼曰止生啟目視之人鶴
俱杳身立郊外距家門不過數武急趨至家妻
見之悲喜交集先是生夜出逾日不歸館主人
疑其歸家旣而妻使人招生始共詫異妻鍾氏
美而賢檢生衣物俱在又以生好爲狹斜遊疑

有所昵姑置之至是生具述所遇屈指流連將
兩月共猜遇仙因繡江妃及羣仙像祀之生乃
出所贖各物揀鬻數事已得貲鉅萬營田宅蓄
僕婢居然大家惟念妃雪不置託故仍如舊館
潛訪其處青山白雲茫無所有惟老梅萬本接
葉交柯無數野鳥迴翔嘲啮於其間而已歎息
零涕而返越歲生方家居忽有道士歛關來訪
自稱菟陸山人懷中綳一嬰兒解以授生附書
一緘生拆讀之云自阻光塵曠輪寒燠計故人

之無恙思君子兮弗諉非無縮地之方尅期可
至惜少回天之力奪命惟難誠以聚散靡常悲
歡難一遲速固有定數毫忽不可強求果其白
首有心彼此靜以待之未必無合并時也茲以
正月初吉一索得男敬挽上仙寄還嗣體是兒
福相遠過乃父懸知夫人賢淑腓字覆翼實嘉
賴之嗟乎碧雲千里皎日一心倚竹有懷飛蓬
莫沐誰能遣此花濃蝶聚之天無可奈何月落
烏啼之夜伏惟保護動履歛攝閒情倘蒙念舊

卷一
殷拳則玩兒股掌見子卽如見其母可也林氏
妃雪箋上并頌夫人奩社生閱書大慟歎留道
士自抱子入內付妻妻方苦不育得子大喜名
曰毓仙生出謝道士并求偕訪妃雪所在道士
不肯堅求不已生階前故有紅梅一株道士袖
出一玉杯授生囑曰挹杯水澆之俟紅梅變白
自可與意中人相見生再拜受杯酬以黃金不
受而去生果如言日澆杯水祝其速變至七八
年紅色漸殺十年花開全成白色粉搓玉琢一

片晶瑩生顧而狂喜時對花躑躅以盼好音一
夜明月方中獨立花陰正有所思忽有人拊其
背曰故人別來無恙良夜迢迢得毋岑寂否生
驚視之乃是妃雪大喜攜手至齋中備訴相思
之苦妃雪笑曰君不言妾已知之江妃感繡像
之祀喜君志誠又恐始終不能如一故命道人
授玉杯以試之果蒙用情之專歷久不懈不似
尋常輕薄兒始命妾來從此可常聚首矣翌日
生挈妃雪朝妻妻疑爲仙齒序姊妹時子已十

歲聰慧絕倫自塾中喚歸拜母妃雪笑撫其頂
曰兒有母覆育忘所自出矣妃雪和婉閒靜生
妻亦愛好之不與爭夕而妃雪則每勸生就妻
寢其平居與人無異惟偶食瓜果絕不嘗烟火
物臨下謙而且惠每遇失物輒知盜自何人藏
於何處即使其人自行獻出并戒生勿苛責人
以此奉如神明敬且畏之生嘗問菟陸山人知
爲羊真人權因問真人至今尙與羅夫人相聚
否曰仙人眷屬與世人伉儷不同大抵仙人相

交以神不以跡相接以氣不以形交以神者千
里不啻一室卽或有時相聚則以氣相接而兩
情融洽真極網緼化純之樂不比人世必琴瑟
而後謂靜好牀第而後謂恩愛也生聞之恍然
頓悟因求授神交氣接之方妃雪笑曰汝根基
淺薄何遽欲作神仙功課耶生問神仙功課當
從何作起曰當從善事作起凡人能行百善者
可登上壽能行千善者可作鬼仙能行萬善者
可作地仙如能行十萬善者則可身超三界而

爲大羅神仙矣君其勉之生極爲首肯自是力行善事時毓仙十七歲已入翰林弱冠典學楚南奉勅迎養生方求學道不樂遠行遂與妃雪留家惟鍾夫人一人前往妃雪寄金刀二柄付毓仙藏之以備不虞後果遇盜見空中有金甲神擁護盜不敢犯又嘗過洞庭大風掀天覆舟甚多金刀忽躍出匣化二金龍夾舟泊岸刀仍自還匣中毓仙知母仙人焚香遙拜而珍藏之生幼好學著作甚富垂老孜孜不倦彙集全稿

將謀付梓妃雪取而火之笑謂生曰君一生徒務虛名不知名爲造物所最忌古今享大名者境多蹇塞不如藏拙爲子孫造福生以畢生心血一旦焚棄殊甚懊惜而已無可如何只合付之一笑從此專心致志與妃雪講求元理初教以按摩吐納之術久之漸能辟穀年過八十面貌居然少年妃雪將七十望之猶如處子時毓仙長子鼎年十八已入詞館次子彝年十七亦登賢書毓仙皆遣同事親妃雪大喜自爲擇婦

皆稱嘉耦踰年各舉一子祖父母出與孫兒婦
齒相若不知者多以為昆季宛若焉妃雪笑謂
生曰古云人老成精若我輩久恩世間雖不成
精亦難免人竊議不如撒手為高生亦為然乃
作遺訓付二孫夫婦衣冠端坐含笑并蛻毓仙
已晉卿貳京邸聞訃星夜奔喪歸葬昇棺輕若
無物人多以為尸解齋前白梅自後花開並蒂
家每有喜慶結實愈多子孫至今猶以之占休
咎焉

里乘子曰神仙未有多情者觀江妃之試熊
生以其兩情之專乃許永諧速好足見仙家眷
屬不能忘情必謂七情俱絕始可入道吾不信
也至妃雪教生求仙之方惟在力行善事然則
求仙并非甚難特患人不肯行善耳何物能生
得此奇遇朱顏不老含笑同歸來去分明得勿
令劉阮羨殺耶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

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
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
鴉媪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爲上賓無錢卽標諸
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
等挾重貲背鄉井爲權子母今爲妾等耗費殆
盡脫不早爲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
甲乙亦以爲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鴉
媪每有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
旣罄遽爲鴉媪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

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
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要盟刻銘心髓
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寞必不久困不如暫
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
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
無可如何不得已受金揮淚而別時歲將暮二
人姑就酒壚對酌禦寒並市飴餽寒具等物充
饑心緒煩寃飲罷忘攜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
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費勉強典衣以應行李一

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恥過兩
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
就地然火相對歛歔甲於腰橐摸得一錢擲地
嘆曰重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
心動急拾取曰此碩果也天幸存此一脈生機
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
我自有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歸手攜竹片草
莖敗紙雞鴨毛等物甲問何爲乙笑出麵粉索
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

又徧黏雞鴨毛畀甲視之宛然各類禽鳥甲曰
君處此愁城尙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
夕約成二三百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
觀自有料理甲姑與俱往觀爲姑蘇遊觀之數
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孺見甲乙所攜
禽鳥以爲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具十數
錢共計五千有奇甲至是始嘆乙心思靈巧樂
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莖敗紙雞毛
諸等物皆係拾於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慳

數所用耶相與大笑自是購添各色紙張雜雞
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
觀求售自春徂夏方百日計歛錢三千餘緡矣
因變計居積貨物往無不利不兩年積貲數萬
遂於閭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於門
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爲兩姬脫籍姬各
出私蓄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
徽迎取眷屬兩家相約世爲婚姻迄今二百有
餘歲矣閭門外泰伯廟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

栲栳猶煌煌照人目云

方老宮保

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卒於
戍所恪敏年甫逾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
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
至直隸總督其子勤襄公葆巖宮保猶子來青
宮保先後相繼均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爲恪敏
平日存心孝友之報

里乘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餘慶所積愈厚

則其慶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之赫赫者觀張家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脈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載之謂爲古今所罕有至方氏自明初及今顯帙相承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至此卽恪敏公孝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奎星滅鬼

韓文懿公莖貌寢陋而髯叢如蝟年逾四十甫

領鄉薦計偕北上膏秣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下少間一叟籠燈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是慕廬先生也耶老朽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公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爲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廳事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枕廳上故供祖先木主殘燈尙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明如畫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妝高髻徑至祖先案前伏地跽拜已出一物

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入內公知有異悄起於
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類篋絲上纏紅
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
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
相將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中物不
得意甚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獨由門隙入內
前女便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
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爲者女曰實告
公妾非人乃縊鬼也合於今夕得替投生非此

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公拈髯冷笑
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
汝之生而不揀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
矣女再三哀之公但拈髯冷笑不答女慘然變
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
公笑曰汝縱現變相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
女醜醜有聲長袖一拂蓬髮垢面帚眉突睛舌
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獷惡公笑曰
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固

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隻履夔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其狀儼然世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撲地幻爲雲烟頃刻漸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公言知有變急入告媪相與破扉門果見婦懸梁上氣尙未絕解纜以水灌之頓蘇公諭叟與媪好善視其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

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大宗伯

里乘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凶吉百不爽一許繆殿撰彤登會狀果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子一第已屬幸事尙望提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聞而怏怏無意北上友人力破其惑又薄助其貲甫克黽勉就道竟繼繆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因思古之不得

志於時者或爲路鬼擲榆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公旣見重於冥王又能氣攝惡魄可見公平日爲人爲天人之所欽矚較之尋常與鬼物爲伍者不同彼星者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預挾一窮儒不能發跡之見不待推算遽加菲薄是炎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又出鬼物下哉噫

聖乘卷二目次

解圍受報

金錢李二

葉孝廉

婉姑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左生

然則汝初次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邀甲至家
出酒一瓶佐以菹豆囑其自酌無躁爰託如廁
稍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急麾生
曰去去毋緩生倉皇遁翁又囑婦扃戶歸視甲
酒甫罄問尙需酒乎曰足矣遂假刀別翁急歸
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漏泄恨甚返叩翁翁
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試聽老夫一言竄人子娶
婦不易因泄一朝忿殺之固差快意但殺之必
須鳴官鳴官卽不免咎責且須薄費爲汝計亦

甚不利今爲汝畫一萬全策婦旣不貞不如鬻
去藉得其貲亦可再娶不較爲盡善乎汝其思
之甲沈思久之曰翁計誠善倘其父兄不肯奈
何翁謂但坐以私生一事卽指老夫爲証計必
諧甲如言往懇婦之父兄果恥其不貞聽甲處
分遂將婦鬻去越數年翁以歲饑家落丐食如
秦藁宿寺中一日見羣婢擁一麗人珠冠繡帔
入寺禮佛健僕三五輩皆華服着吉莫鞞伺立
門外屏息耳語意是命婦少選禮佛畢麗人升

輿警見翁命從者詣翁備問邦族遽合攜翁歸
見其闕閤閑閤粉堊焜耀其良人出年可三十
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表叔行良人慰問殷
勤翁諦視麗人非他卽某甲之鸞婦也以其良
人在側彼此約畧寒暄兩心默喻不敢絮說良
人命左右爲翁具湯沐更衣進饌栖以精舍漏
二下兩婢秉華燭導婦至翁寢所檢衽叩地翁
急掖起婦喟然嘆曰妾曩以一時之誤微翁白
骨已朽妾之身翁之賜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

今幸相遇謹先具黃金二百兩爲翁壽乃命婢
列金几上謂不腆微物出自私忱聊酬萬一翁
請安心寬住他日元旋良人自別有餽贖也翁
喜出非望凡婦所言竟不知所答唯唯而已先
是其良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買妾適得婦歸
連舉雙雛良人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歲嫡死婦
已正位述好甚敦良人富固敵國以妻黨故遇
翁甚厚翁居此半載左右給役皆二八俊童飲
食起居靡不稱心心不自安屢欲辭歸夫婦以

翁年老不敢久留爲具四時衣服裘葛單裕悉備其良人又贖以三千金命僕馬送歸行色甚壯抵家後知子爲人傭工招歸出貲命其貿易不數年居然鉅富往來江湖稱爲大賈後子至楚北以人命株連逮繫苦不能脫會堂上官慮囚閱爰書見其子姓氏籍貫問翁是否同族答謂是罪人之父官色頓霽不日出子於獄且謂之曰汝可速歸煩寄語而翁某生問訊矣其子再拜而出心甚德之而莫知其繇又念父固鄉

民平日未嘗與顯者交何得官言及此而翁聞子繫獄深以爲憂忽見子歸悲喜交集子乃述官問訊之言翁瞿然驚曰是矣是卽與某婦有私之某生也今貴也耶遂爲子具告往事父子交慶設兩人木主私祝之

里乘子曰本夫誅姦世間儘有使樸誠畏禍者聞之恐波及其身則必掩耳疾走矣使忠厚不忍者聞之或諫勸阻止而不善立言當其人盛怒之下必至反唇相稽不惟不能阻且可增其

忿焰矣抑使浮躁好事者聞之則必幸災樂禍從旁曉曉撻掇愆愆不暇雖本夫誅姦律所不禁而見死不救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我不預聞於我無尤也我聞之固不必諫勸阻止以逆彼之聽又何必撻掇愆愆以助彼之虐乎某翁洞悉人情窺某甲怒氣方張願假刀以利其用又勸飲以壯其胆語語中肯甲焉得不墮其術中而於是託如廁借往告婦寓諫勸阻止於撻掇愆愆之中斟酌可謂盡善矣及甲恨而

返叩卽直陳不諱并爲剖陳利害策畫萬全甲婦與某生之命固賴翁而生卽甲他日苟得再娶而幸延一線之嗣者亦出翁之賜也大抵遇此等事諫勸阻止者少撻掇愆愆者多有損於人而無益於已是何居心也問有能不動聲色排難解紛如翁之熱腸爲人從容周密者乎予嘗謂人心卽天心也順天者昌觀翁後日父子兩受其報天心不大可見哉

金錢李二

吾皖某公巡撫黔南其公子自任所歸應鄉試
挾貲甚豐舟過岳州忽岸上一客襍被遙呼趁
舟榜人不答公子命割席地載之榜人謂江湖
險阻多不測不可不慎公子笑曰我舟甚大苦
岑寂得一人相伴閒話亦大好况客隻身無長
物當不至有意外變載之何害汝勿多疑榜人
以公子諄諄乃重違其意橫岸招客登舟視客
年可四十許紫面潤頰鬚叢如蝟拱手加額謝
公子高義並叩邦族公子以告客歛容致敬曰

固是貴公子小人不知失禮勿怪自言姓李行
二江西人他日舟過做境當少伸地主之敬幸
勿見却公子頷之見李語言豪爽試與談史事
頗熟意非庸流每飯必招與俱李亦不辭且豪
於飲醉後論古今成敗得失尤娓娓可聽公子
大樂相見恨晚一日薄暮舟泊村市李攜白金
一笏登岸公子笑問何爲李笑曰日擾公子殊
切愧恐將薄市酒脯聊酬萬一公子搖手止之
李不顧掉頭逕去公子竊命僕展視襍被內一

七首長尺有半瑩然如雪寒光逼人又腊乾人
手一具餘無他物公子驚異急命依舊束好意
李非俠客卽盜魁心竊自危而又不敢形於詞
色計惟以禮款之以德結之或可相感少選見
李命人擔酒一大甕并一甌十雞上船公子笑
謂何太過費李曰小人幸得附舟此中大有香
火因緣不腆之敬聊酬公子兼觴從者并犒三
老迺浼庖人代爲烹飪言次以目視襍被似已
知公子竊發殺酒旣陳李飛三大觥酬公子公

子亦飛大觥酬之酒酣耳熱肝膽畢露李掀髯
笑謂公子曰公知小人何許人也公子笑拊其
背曰君爲何許人僕所不知然義氣見於眉宇
亦一世豪傑也李撫掌狂笑曰公真知我也旣
遇知己卽不敢不瀝誠相告我非他乃江湖盜
魁金錢李二是也公囊中黃金若干白金若干
信否公子料不能隱直應曰唯唯君何以知之
曰曩舟過洞庭我於岳陽樓望氣卽已知之初
頗欲不利於公以遇我厚厚遇而慘報之義所

不屑也自今以往但請毋畏然公手無縛雞力
挾多貲遠涉江湖亦危也矣公子聞而失色如
坐芒刺強爲言笑觥籌交錯痛飲盡懽既過道
士泯李命榜人繫纜蘆洲謂公子曰沿途辱公
雅愛業至做境既須拜別蝸廬咫尺敢請暫稅
大駕爲林壑生色公子辭曰理合造廬一瞻勝
境緣試期已近早歸爲幸李笑曰頃才夏首屈
指距試期尙遠不敢多留但作平原十日之飲
可耳公子再四確辭時天色已黑牙月初升李

長嘯一聲忽蘆葦中無數舴艋蜂擁而至公子
大驚李喝曰止止勿驚貴人乃笑謂公子曰特
召兒曹延請貴人別無他意請勿驚畏乃自扶
公子登小舟刺入蘆葦謂公子尊舟泊此儘可
放心已命兒曹加意邏守保無他慮二三里許
抵一山谷已有筍將相待舍舟而陸道路蜿蜒
或險或夷約行四十餘里前隱隱有雞犬聲樹
木陰翳中燈火如星李曰至矣請公子下輿見
莊舍一所塗堊華美氣象甚壯門外健兒百數

十人左右侍立李肅公子升堂鋪氈張幔華燭
燦列時漏已四下膳畢請公子就東廂客舍栖
宿供設亦殊不俗翌日張樂設席水陸雜陳梨
園甚精奢侈過於王侯如是者六日公子頗覺
厭倦李已窺其意便命停樂家故有園亭花木
山石池沼畢具接構曲而有致李嘗邀公子遊
覽頗爲贊賞李乞命名公子笑曰君乃虬髯之
流卽名虬園何如李大樂卽請爲作擘窠書榜
之於楣曰借公子讌飲虬園出家姬十餘人清

歌侑觴態度妝飾亦頗不惡內一雛娃頭縮偏
髻髮蓬鬆覆額風致韶妙如奇花之初胎歌喉
清脆善彈琵琶目波時溜睨公子公子亦甚倦
倦李已會意笑曰此兒名夜月年十三矣性頗
不拙山妻素所眷愛嘗留意爲之擇王公子如
不嫌獨俛俟其成人當以相贈公子唯唯稱謝
李有二子俱從師讀書公子偶至書齋見其師
年可五十許鬚髮蒼然清癯如鶴叩之與李同
宗以多病不樂應試藉課讀養靜頗工導引之

術吐詞亦甚博雅李之二子長十六次十二頭
角嶄然揖客居然彬彬有禮室中圖書環列經
史悉備視案頭所讀本乃孫吳穰苴司馬法各
書公子問師何不令攻舉業師笑曰若輩之志
不在毛錐姑令粗解韜鈴萬一他日有事未嘗
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公子嘉嘆不置惟以李
維繫甚殷欲歸不得殊切主臣乃謂李曰君言
平原之飲今既半月業已過之矣願早就道免
誤試期受惠不淺况一江上下路所必經他日

過此當趨訪以續未了之緣可也李笑曰公子
歸心甚急不敢久留明日卽送啟行但君子一
言重於九鼎他日過此務求枉顧夜月旣荷不
棄暫爲寄育俟重來攜與俱歸切勿負約時夜
月正待飲在坐李拔其金釵一股授公子亦請
公子解所珮玉授夜月令各藏之聊以表信明
日日晡設祖帳於虬園使夜月清歌送行夜月
唱會真記長亭餞別一闋深情綿邈淚隨聲迸
公子相對脈脈於邑無色李強與拇戰使之懽

笑漏初下始罷席公子興辭李袖出小旗一角授公子令善藏之江湖倘有不虞出示便可免患復以千金爲贖公子受旗而返其贖李作色曰公以小人之物爲盜泉耶盜泉去貪泉幾何如恐爲盜泉所污則公囊中所有亦未必果皆廉泉也公子以李言激烈只合拜受李堅訂後約謂泊舟處時命兒曹偵伺過客至此問賤名無不知者囑畢乃命肩輿送公子歸舟道路坦夷不似舊徑昧爽始達舟次舟人見公子皆大

歡喜僉謂公子去後李遣人邏守維謹公子大喜重犒來眾并寄語致謝李急命解纜以幸脫虎口不可常恃自後涉江時有戒心下第後由陸赴黔明年春方夜讀書忽聞檐際有聲如鳥飛墮舉首見李二昂然而入公子驚問何來李曰頃以有事交陞必得撫軍信矢乃可免關津之阻惟公子圖之公子笑諾明夜果乞以付李李嘆曰公子真磊落丈夫也此去而月繳還不悞甫屆一月晨起果見案頭信矢一枝李附函

鳴謝謂後會有期必報大德公子驚託以李行蹤不測遂秘不敢告撫軍然心常惴惴殊切隱憂越三載又挈重貲旋里恐過道士泐爲李黨所識遂避道由蘄水陸行一日暮過峻嶺忽林中吹唇作聲健兒百數十人持械驟至僕輩駭犇如鳥獸散健兒將公子與行裝擄至一村獻捷渠魁俄一男子袒衣秉燭出見公子驚曰是非某公子耶公子睨之固是李二急呼曰故人救我故人救我李笑攜公子手問何由至此公

子託言以君言江湖險阻不敢再事舟楫李笑曰有我小旗卽泛舟何害此我別業若不在此則公休矣公子再三稱謝李亦謝信矢之惠謂交趾之役獲利不少彼此殷殷敘濶公子問夜月無恙否李笑曰我以公爲忘之矣此兒的是癡情日把所贈珮玉玩不釋手金錢疊卜望眼欲穿公在此少住不日卽可接至越日夜月果至李笑謂公子曰此禁巒也完璧奉贈公子笑謝視夜月雲髻初盤玉容半腆較前尤豔韞初

隅坐鬢眉不語似怨公子負約李謂陸行究不
如舟行之逸以公子僕輩散失命健兒護侍湖
江而上自送公子與夜月登舟并還所攜之物
拳拳揮手而別公子問知夜月固良家子李夫
婦皆善視之自許公子後倍加愛重并未涉一
戲言公子不勝稱歎夜月問公子何以負約謂
君如再不來兒已判祝髮託命空王矣言畢以
帕搵淚哽不成聲公子揖而謝曰書生胆怯多
疑幾負李君高義勞卿盼望罪不容辭然往者

不究來者可追此後報卿之日方長也願卿憐
而恕之夜月笑曰妾所言非敢抱怨亦非要寵
緣數載癡情不可不畧使君知耳公子擁坐懷
中甘語而慰藉之夜間侍寢果然處子也

里乘子曰李二之於某公子贖金贈美執禮極
恭窺其用意大抵不過欲劫假信矢耳交趾之
役不知何事公子竟竊符相授可謂孟浪以李
行蹤不測秘不告親而所贈小旗又胆怯不敢
一試甚至畏而避道直忘夙約脫非斬水意外

之遇亦徒令癡情人望穿兩眼而已此等公子
若明若昧若賢若愚若有情若無情首鼠羝羊
不能名狀令人失笑李二其盜而近於俠者歟
居然粗熟史事又能延師課子觀其師侃侃數
言亦非尋常村學究可比惜二子究竟渺不可
知殊爲歉然惟李謂公子高義公子亦謂李高
義此種高義似是而非儻卽鄒嶧氏所謂非義
之義也耶

葉孝廉

清苑葉孝廉某家居忽有人賁書至函簽寫葉
某開拆姓名與已相符發函視之蓋母與子家
報也畧云聞汝登賢書甚喜但數年未接汝隻
字心甚懸念我日形衰老盼汝甚切汝婦賢孝
經營菽水心勞力竭日下益難措持若不將汝
婦改醮勢必俱死然汝婦不忍去我亦不忍捨
也茲乘便特寄汝知有信卽給原人帶回盼切
盼切汝婦去留亦候汝信定奪也云云孝廉得
書心知誤投以書詞迫切不從權賙濟恐他日

其子歸不免破鏡之悲遂備白金二十兩並具
復函給來人帶回畧云自違膝下無日不思白
雲在天瞻望泣血頃奉慈諭欣悉起居康健下
懷頓慰兒幸叨一第急欲回家因事糾纏粹難
過發茲備白金二十兩託原人帶回付兒婦暫
供甘旨目下窘况不言可喻兒婦賢孝素所深
信姑且耐貧兒歸自有料理團聚不遠決不再
事稽遲致勞倚閭盼望也其母得回書以爲果
已也子者乃以二十金作資斧攜婦到清苑徑

投某宅相視愕然孝廉具陳崖未爰另屋居之
並給日用囑姑婦安居勿事憂慮當留心爲訪
其子音耗後其子果領順天鄉薦回家訪母與
妻不得跡至清苑母子夫妻相見悲喜交集母
爲道孝廉高義其子感泣與孝廉約爲兄弟從
此休戚相關有逾骨肉孝廉子若孫今已相繼
舉於鄉矣謂非好善之報哉

里乘子曰人心卽天心也初誤以姓名之同鬼
神使之徑投其書情詞意迫切慘不忍聞天意

以爲安得閱書者善爲行權巧事幹旋庶不使鸞鳳分飛乎乃孝廉果能暗合天意函金婉答措詞不卽不離極爲得體他日其人果領鄉薦歸來母妻團聚詢知孝廉高義不惟其人感泣卽百世後耳其事者亦無不爲之同聲感泣也天道報施善人子孫世濟其美不著可券矣

婉姑

前明世廟時浙江紹興某甲少遊京師學爲銀工心性慧黠所製務出新式極臻奇巧一時長

安良匠僉遜謝不逮以故都中戚畹勲貴及一切仕族凡閨閣釵飾非出某手不貴緣此出入顯者之門累貲數萬甲有妹名婉姑素所鍾愛年已及笄姿首妍麗幼字同里某乙以貧故不能至京親迎甲又以事繁不得送歸時以爲慮會有中表弟某孝廉公車北上依甲爲居停試畢下第將歸甲置酒祖餞數巡後甲以朱梓盛朱提一函列几上前再拜致詞曰僕有心事思之數年未得其人今幸得吾弟此願可了吾弟

少年豪俊且係至誠君子俗在方音
詞孝廉見甲情詞懇切答曰我爾骨戚如力所
能任自當如命義何敢辭遂以婉姑相託謂
已不能躬送今吾弟南旋敢請挈帶歸里就便
爲之完姻曷勝感幸謹具芟芟聊助資斧勿
以不腆見却孝廉感其情親誼厚遂毅然允諾
既抵浙孝廉即留婉姑在家小住數日涓吉送
其于歸某乙惟有老母婉姑既嫁至乙家翌日
晨興見乙與其母皆爲人所殺駢死厨下大駭

喊呼鄰舍畢至覘驗猜異互相驚詫因其鳴官
訊究明府某公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勘驗
畢先後拘婉姑并孝廉至廉得同路回籍情事
乃拍案作色厲聲曰此案不待問固已瞭如指
掌矣以怨女曠夫同行數千里且皆少年美好
旁無一人謂一路彼此防閑歷數月之久能始
終作魯男子吾不信也命虔婆驗婉姑果非處
女某公更以自神益得意曰何如吾言固不謬
也遽命以嚴刑相加慘掠倍至二人不任箠楚

卷二
六
祇得誣服獄具論以大辟時人亦同聲稱明府之神且姍罵婉姑同孝廉人面獸心有負某甲之託死不爲枉某甲在京聞之駭異懊恨亦以二人之非人類罪有應得既又念婉姑自幼相依十餘年向以禮自守言笑跬步不稍苟且卽孝廉爲人亦少年純謹邊幅甚修何遽作此蔑禮犯法之事以此沈吟疑信不能自決緣離鄉多年暫將店務倩人督理自旋展墓藉偵訪此事跡耗甲故京師名匠北道大店商賈多與往

來日者至一典店中正與主人談次忽見店夥持金釧一股來請於主人曰此釧製法精巧因質價太昂不敢自主特請命以定去留某甲從旁見釧大驚泣謂主人曰此乃小人女弟子歸時贈嫁之物今幸無意見之則死者之冤可白矣乃具爲主人道其原委請將質釧之人用計留禁自詣轄邑鳴鼓上狀飭役拘質釧者至一訊而服先是某甲以某乙家寒恐妹嫁去難以治生遂廣製金釧數事約計千金以作粧奩之

資質鉏人本京師劇賊探知此事沿途尾婉姑
孝廉之後直至浙江于歸日乙家以貧故合盃
成禮後諸親便各自辭歸賊乘人眾時預伏厨
下乙母至厨料檢什物賊暗中突出以及揮而
殪之乙聞撲擊聲自往燭之賊又突出及之遂
將乙衣履更換秉燭進房婉姑新至不辨真偽
就寢後賊以言西婉姑云聞汝兄贈嫁有金釧
數事製法精巧何不出以相示婉姑以爲已也
夫者乃盡將所有出而獻之賊大喜佯爲稱讚

不已又與同寢天明問婉姑睡熟盡攜所有而
遁賊之所供如此邑令以狀上大府移知浙省
並以入告世廟震怒除賊寸磔外命將該邑令
卽素以精刻自負之某明府處決論抵承訛在
事各官自督撫以次均嚴加議罰又特旨婉姑
給予旌表建坊孝廉子給蔭入監讀書恩法兼
施存歿均感然則折獄者慎勿以精刻自負矣
里乘子曰予嘗謂折獄有三不可一不可忽二
不可動氣三不可執已見忽則曲直是非未盡

分明便已潦草結案倘有不實不盡不惟有害於人兼亦不利於已動氣則一坐公堂如臨仇寇不問情繇橫加鞭撲如係罪有應得固不爲過假使波及無辜問心亦復何忍在鄉曲良民平日無事見官已多恐懼汗况有事拘質公堂一見官長怒威相加縱有十分冤情亦竦懼不敢上達有司更復執以已見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雖逞一時之威福差自快意而魚肉蒼生鑿傷元氣恐一旦權移勢奪興盡悲來作孽

既多報施亦復不少某明府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遇此大獄遽命以嚴刑慘掠誣服具獄所謂三不可者某明府兼而有之厥後世廟震怒罰令論抵此真罪有應得夫復何怨吾願世之爲民父母者倘遇大獄皆當以此爲鑒

某公分校

某公分校禮闈夜閱一卷文甚平庸方將棄置忽聞窗外誦云火樓火裸婦躲狐裘裏秉燭達旦尔與我聲甚宏朗怪之復取前卷細玩真無

佳處又棄置之窗外誦如前三置三誦異而伏
窗窺之見一偉丈夫赤面長髯類世所塑漢壽
亭侯後隨一女子徘徊月下知此卷必有盛德
事爰加評語呈薦並將所聞所見婉達主司主
司夜閱其文頗不愜意而窗外亦聞有朗誦前
語者窺之果如某公言遂拔殿一軍榜後其人
謁見房師公謂吾之所以取君者以德不以文
君究竟作何盛德事其人答言無有公因述所
見聞其人恍然嘆曰是矣先是計偕北上舟泊

村市會市有火災甚烈時已夜半聞有人踉蹌
上舟啟戶視之見一赤體婦人蹲伏暗陬羞慄
堪憐乃脫狐裘擲使遮裹呼入船房避寒婦人
固少艾問知其夫亦係孝廉益敬而矜之秉燭
達旦呼輿送歸夫以跡涉可疑頗相齟齬且逼
令其大歸以試期既迫匆匆解纜後事不知如
何意者今科徼倖其以是乎言畢坐間一同年
生崩角在地感且泣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卽夫
夫是也微君言疑團莫釋今而後乃知世間真

有狄梁公而天道之報不爽也公聞之撫掌稱讚謂盛德君子焉能若是乃命兩生締交歡逾骨肉後年生旋里喜迎婦歸遂爲夫婦如初里乘子曰其人與夫夫出自同門又同時謁師足見造物暗中聯絡之巧何嘗憤憤卽味神所誦之語質樸大似古繇詞斷非凡人所可擬議

鄉場顯報

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某生寫七律一首於卷上曰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潛被火焚傷半生

只爲淫三女七屆誰憐貼五場始信紅顏爲鬼
蛾悔從黑地鴛鴦而今敢告青雲士休道殘花
豔且香聞此生在闈得狂疾尋卒又浙江丁巳
補行乙卯壬子兩科鄉試一生入闈在號壁題
二絕句擲筆大叫一聲而絕詩日記杏花陰立
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而今觀試秋風冷露濕
羅鞋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杳秋
煙何須更織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此兩生
事皆劉小馨司馬親見者書以告子少年子弟

當以爲戒

里乘子曰福州梁敬叔觀察勸戒續錄亦載前條係湖南甲午科事又後一條林若衣大令云浙江女鬼係山陰張細娘

左生

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而苦無行鄰翁某走無常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曾挑某寡婦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

私干怒冥王已鐫祿秩二級減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後福尙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跡爲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檢益甚翁見之愠曰前老夫爲郎君言將以爲妄耶昨又見君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鐫君五級壽僅花甲矣不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以救藥矣生俱漫應之既

而又遇翁直唾生面曰孺子真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始大恐跣叩其額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

○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勾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尙有善籍可抵王領之命稽善籍須與吏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主將惡籍紙片數

百張堆至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於某年月日時勾攝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以延宗祧生聞赧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而卒三子僅存一焉里乘子曰左生幸遇隣翁屢進藥石以攻其疾誠爲難得乃始聞駭懼繼則故態復萌且加甚焉一誤再誤六州鐵直不能鑄此大錯天罰所

及孽由自作夫復何怨而一念之孝權其輕重
善惡兩平卒賴此以延一線可見天道賞罰之
公也

